



学生精彩阅读

你走在季节的晨光中。穿过众多的树丛捧着精心培育的三十九朵玫瑰，那丝绸似的花瓣，那盛开的姿态，多像你久违的思念。思念了多少年，就有多少花朵的沉重。

紫罗兰 · 文摘精品珍藏 · 浪漫人生

39朵红玫瑰

SANSHIJIUDUOHONGMEIGUI

彬彬◎主编



学生精彩阅读

你走在季节的晨光中。穿过众多的
树丛捧着精心培育的三十九朵玫瑰，
那丝绸似的花瓣，那盛开的姿态，多像
你久违的思念。思念了多少年，就有多
少花朵的沉重。

紫罗兰 · 文摘精品珍藏 · 浪漫人生

39朵红玫瑰

SANSHIJIUDUOHONGMEIGUI

彬 彬◎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人生/彬彬主编. -2版.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9.1

(紫罗兰文摘精品珍藏)

ISBN 978 - 7 - 80675 - 103 - 9

I. 浪… II. 彬…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0132 号

紫罗兰文摘精品珍藏·浪漫人生

三十九朵红玫瑰

彬 彬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邮购、直销热线 0470 - 8241422 8241421
网 址 www.nmwh.com 邮 编 021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王海鹰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12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75 - 103 - 9/I · 038

定价:28.00 元

目 录



生命滋味

绯闻	钟雪灵(3)
丑陋的美女	钟雪灵(6)
一个风花雪月的女人	王绍杰(10)
一个书记的妻子	小 咪(14)
姑娘结婚图什么	邵惠君(17)

品味人生

无聊的生活与生活的无聊	王建元(21)
名片	韩玉喜(24)
感受雪落声	林 锋(27)
我们并不贫穷	邵湘君(29)
枣缘	涌 津(31)

一生岁月

平民的幸福	竹 马(35)
三十九朵红玫瑰	云 霏(37)
自己的房屋	赵 松(39)
童年的黄房子	寒 潭(41)
遗憾	良 木(43)

遗物	魏晓明(45)
----------	---------

青春驿站

座次	李宏伟(51)
无奈	徐莹莹(53)
伞悠悠 情悠悠	王淑君(55)
不解的心	刘骏骅 张宝胜(57)
人格魅力	徐莹莹(59)

另类沙龙

罍爷	缪荣株(63)
水寒的爱情	张爱予(65)
处暑	田友桂(67)
榨油汉发狠	游大海(69)
十年不归人	向 阳(71)
龙湾人家	李 哉(73)
也应有点“阿 Q 精神”	李 哉(76)
漫话说谎	李 哉(78)
吾家有女初长成	王绍杰(80)

杂感情丝

真情永恒(外三章)	郭 辉(89)
在北京的夜里	王建平(92)
北方的太阳	王建平(93)
精神的报告	王建平(94)
稻草人	运梅园(96)
杯中虹霓	徐冬梅(98)

诗意追问

临街的窗	文乾义(103)
------------	----------

坚守着的美	文乾义(105)
活着与生活	文乾义(108)
“美丽”说	文乾义(110)
人生路弯弯	文乾义(112)

读读写写

恰同学少年——读《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田友桂(117)
《生死异变》记	宋别离(119)
源于“自然”的一部书	柳 五(123)
锦江春色来天地——读《锦绣成都》	肖 木(125)

出门看看

在皇陵	阿 丹(129)
走出梦的峡谷	魏 丹(133)
长城断想	苗旭宏(136)
青城天下幽	王建元(138)
皖南纪行	王涌津(140)
浙江走笔	王涌津(142)
黄河、昭君、落日圆	林 峰(145)

杂家大观

城市腰鼓	朱予飞(151)
石城腹地	全宪章(153)
乡村小学校园	曲 近(155)
隔壁刘爷	牛志耕(157)
那片蒿草林	李 红(162)
明月照耀抚仙湖	孔 华(164)
写信	张元升(166)

休闲小品

革命草	华永成(171)
聚奎阁	赵 倩(173)
笑红尘	鲍 薇(175)
月光与恋爱	张炳生(177)
清清的海	金 沙(180)

斯人秋心

离散	斯 人(185)
写在四月一日的边上	董玉明(188)
梦醒	斯 人(190)
泗渡者言	斯 人(193)
梦之魔	斯 人(195)
梦之迷	斯 人(197)
乐极生悲	陈正举(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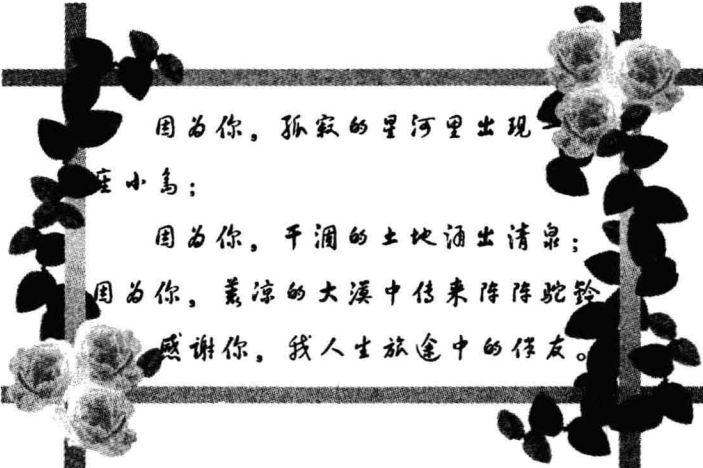
自然走笔

北极村	文乾义(203)
江北的星星	文乾义(205)
无名岛	文乾义(207)
杂想	文乾义(209)
亲和自然	姜 也(211)
山坳里的小平房	丁 伟(213)

寻找情感

弟弟你是我的骄傲	徐 风(217)
----------------	----------

生命滋味



因为你，孤寂的星河里出现
一颗小星；

因为你，干涸的土地涌出清泉；

因为你，荒凉的大漠中传来阵阵驼铃

感谢你，我人生旅途中的伴友。

绯闻



真正的朋友不把友谊挂在口上，他们并不为了友谊而互相要求一点什么，而是彼此为对方做一切办得到的事情。

经典赠言

联欢会结束时，已是夜阑人静。意犹未尽的人们又三五成群地搭去路边或附近的小酒店吃喝聊天。有的还趁兴在露天地里组成自由演唱队让没机会登台者一展歌喉。既然是自由搭配，自然找的都是彼此谈得拢且又对心思的。

“今晚月色很美，湖边兴许更有景致。不想去看看，你？”旋子踏着众人的目光走来，冷峻的面孔上镶嵌的那张硬线条的嘴里发出绝对和温柔无关的声音。

此时，我正为晚会上唱歌前的独白而懊恼着——《潮湿的心》我本来是唱给圈内的那些一直关心、爱护和欣赏我的“爱我的人”，我却颠倒了一个字说成了“我爱的人”，再和歌词一联想便整个成了一个失恋者或单相思在哭天抢地地呼唤爱情。啧啧啧，想来真是羞死人啦！

我抬头看看旋子那张永远不变的让多情女人看一眼就想流泪的沉郁的脸，不假思索地答：“走吧。”

我向上帝保证：这绝对是我在文学圈里玩儿的第一把“情调”（我不否认我从前对圈内的人有偏见）——在如此的深夜里，和一个“大哥哥”单独赏月。披着众人如剑却无法穿透两具傲骨的目光，我就像殉道者步入祭坛，高昂着头、磊落地走在高大的旋子无风的身后。

这和旋子在文坛上日益响亮的名子无关，因为我不势利；这和在我们未曾谋面的八年里不可思议地灿然盛开的有关我俩的绯闻亦无关——我从不藐视公正的舆论，可却对世俗的脏嘴永远嗤之以鼻。

至于我是否有不想像晴雯那样白白背着一个“与宝哥哥有染”的虚名而屈死的潜意识，我则无法诠释。从某种程度上，我真得好好感谢一下那几张总是在真真假假地为别人编造绯闻而自己却永远脱不了沦为绯闻道具的“恐怖红唇”。否则，我不会静下心来，回过头去仔细审视旋子，知道在他身上除了歌声、除了那双忧郁的眼睛还有更打动我的东西。他的苍凉、深邃及豪情满怀总让我想起和壮怀激烈及古道斜阳相关的情境。每每这时，我的心便整个醉倒在他的歌声里，随之遨游五湖、纵横千古。

但今夜我跟在旋子后面，也并非想给别人无聊的中伤提供一枚更具杀伤力的子弹或自觉地为他们杜撰的桃色剧本添一段“经典”台词。我只是不想让旋子去感受古代失意的文人骚客那种“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独或“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沧桑。我不忍，真的不忍。

湛蓝的天幕上高悬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月光摇醉了一池碧水，那潋滟的波光和点点渔火交相辉映，让赏月者如临幻境。我和旋子都有些泪湿——相识十载见面三次，彼此在无稽的传闻中回忆对方的模样，心与心的距离才缩短到今天可以并肩赏月的地步……乐兮？悲兮？实在别有一番滋味……

“你不怕吗？”旋子问。

“怕什么？”我反问。

“人们的舌头。”

“不怕，舌头只能杀死弱者，只能舔脏——本来就不干净的人，而至少现在，我还都不是。”

“你离我近些，风会变弱。”

我跨前一步，隐隐感觉到旋子体温散发到空气中的一种热度。不能再近了，再近就不是兄妹了——尽管在此之前旋子对我并没有“不安分”的前科，我仍然怀疑一个年轻体健且性情中的男儿“坐怀不乱”的功底。

静静地赏月，默默地前行，只有旋子偶尔发出的慨叹惊起树上的几只飞鸟，给静谧的夜增添一抹生动。看着旋子迷离的眼神，我知道他已深深地陶醉在这片美妙的湖光夜色之中了。如果他正把自己幻想成一缕月光，那么他此时最想照亮的会是哪一个爽心慧智的人呢？

我有一种不可逾越的心理高山——我不能容忍自己的感情故事按谣言所编排的那样发展。

这时，迎面走来两个人，也是来参加笔会的，且是熟人。其中一个问：“夜风凉了，你们不回吗？”我看看表已过了夜，就是说我们已从人群里走出近一个小时了。在现代人口里孤男寡女独处一个小时，给你镶几道“花边”也不足为过了。但我依然想法“补救”。我说：“旋子，走。我们一起回去吧？”

“不，要回你回，我舍不得这一湖月光。”旋子说。我走了，踏着刚刚离去的两个人的足迹。回头望，旋子原地未动，仍雕像一般注视着湖面。我返回，又说：“回去吧，一会就起风了。”

“我没理由不顾念你的名声，你回，我这夜是不走了。”旋子答，声音不带感情色彩。我以为他是口中逞强，未必会坚持一宿，便抬腿走了。这一次，我没有回头。

第二天早餐桌上，有位姓杨的大哥说：“昨夜有绯闻，有人夜不归宿。”我说：“是旋子吗？”他诡黠地笑而不答，意思是：你当然知道了。

天地良心，昨夜我是跟旋子一起走的，可我并没“夜不归宿”呀！同桌吃饭的姐妹恰好都是同寝的，她们可为我做证！

为自己申辩的念头没及出口我就羞愧地埋下了头。天，旋子怎么会真的一夜不归！昨夜，他是如何一个人抵御着凉风寒露、独守月华的？我到底怕“毁了自己”而把旋子一个人扔在夜里，为此，旋子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瞧不起我、不再理睬我。可我仍想好好去“慰问”一下他，告诉他如果我知道他会那么执著地整夜赏月，我绝对有勇气一直陪他，直到把月亮“赏”成太阳……

但没有机会了。车来时，旋子刚张开嘴想对我说话，我却因急着上车没听清那声音的内容。与旋子再见面，是否仍需八年呢？我不知道，旋子未必知道。但我俩的绯闻再起时，我心里恼的绝不会再会是那些长舌者，而恰恰是我自己——或者，我什么都不做，让别人无影可扑；或者，我去认真地认真真地让绯闻成真，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也不冤枉。

钟雪灵

丑陋的美女



有一点想念，总在不经意间，悄悄爬上心底，反反复复地想起，那份难以忘怀的情谊，让河水带去，我诚挚的祝福，愿云海融进，你彩色的希望，你我友谊之花常开不败。

经典赠言

周五下午，某企业民主生活会后照例是自由活动时间。科室几个年轻的男同志照旧不约而同地留下来。但今天，他们没像往常打台球或“刨么”，而是在一起谈论起有关女人的话题。再过几天，本厂生产的冬季女装系列就要在两三千名女工中选举“形象代表”了，对这事，女人们敏感，男人们更关注。今天，他们要试试自己的眼力，私下里进行一次民间“初评”。

甲说：我看 A 女行。你看那脸蛋，像是画中人……

乙说：行啥？她周身上下也就是三盘菜——排骨、下货和皮冻。

丙说：依我看 B 女不错，丰腴肥美赛过杨玉环。

丁又道：快拉倒吧，啥眼神儿！你看她上下一般粗，跟地缸差不多。推出去多有碍观瞻，甭说别人，我这关都过不去。

乙眨了眨眼又开了腔：我觉得小 C 没准真行，你看她那个头、那三围多打眼，简直无可挑剔！

话音刚落，丙就抢白道：你没见她那一脸褶子和“花蝴蝶”？更别说那“寸头”，哪还有点女人味儿！

丁想了想，慎重地推出了自己眼中的“美女”你们说的这几个都没小

D有实力，你们看她那飘逸的长发、那眉眼、那身段，哪样不是百里挑、千里选的。

甲却皱着眉摇头说：女人的美是多方面的，不能光看外表。如果你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小D的气质太差——站没站像、坐没坐样，到哪儿都颠着一条腿；而且说话门大嗓，动辄还要溜达几句脏话粗话。这样的女人入选，不是给咱全厂丢份儿吗？再漂亮的时装到她身上，我看也美不到哪儿去……

每人的提议均遭到不同程度的驳斥。室内出现片刻的沉默。他们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肯再先开口，而是各做沉思状在脑海中将厂内的女工一一过起了筛子。数分钟后，他们又相继抬起头来，一个个互相对望着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一贯率直的甲先沉不住气了。他轻咳一声，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怕其他人再提出异议，遂故意“卖关子”说：我又想起一个人，但这次我不先说了，把机会留给你们。乙跟着说：我也认准了一个人，这次一定经得起推敲，我也先不说。丙和丁几乎异口同声地开口宣称，自己也找出了新的“候选人”，但他们同样也不愿先“暴露”目标，以免成为众矢之的。

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肯先说。后来四人商定：大家一齐把自己选中的“美女”名字说出来。随着甲数出的“一、二、三”，四人同时喊出了各自二次推荐的“候选人”的名字。名字一出口，他们就惊呆了——他们选中的居然是同一个人，“贾芙蓉”！四人被这种高度的一致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再开口时，他们便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信口开河而争相“亮出”各自的论据。

“芙蓉长得俊，修眉大眼鼻子翘。”甲说。

“芙蓉身材好，体态婀娜娇柳。”乙道。

“芙蓉气质佳，长发飘飘古典韵。”丙言。

“芙蓉有文化，厂报编辑擅诗文。”丁曰。

“她行。”“她行。”“她行。”“她行。”四人众口一词。接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再言语。须臾的宁静之后，又一个个抬起头来，若有所思地半张着嘴要发什么感慨，却都没发出声来。

后来，还是莽撞的甲再次打破沉默开了腔：“也罢，有道是敢于否定自我的人才是真英雄。我觉得贾虽说优点挺多可缺陷也不少……”想不到其他三人居然也彼此相视着点点头，随声附和道：“不错，我也有同感。”

甲说：“此女太虚荣，生个姑娘非得对人说是个小子；老公开‘大解放’非得说开飞机；随大帮出本小册子，却到处以知名作家自居……”

没等甲说完，乙就拉茬儿：“可不是，当个厂报编辑吧，却没有甘为他人做嫁裳的美德，看谁的文章写得不错，找个理由就把自己名字给挂上，不知道还以为别人‘揩她的油’呢。沾名钓誉，够损的……”

“那算啥，你不知道还有更上不了台面的呢！”丙打断乙的话说，“她给谁发篇‘豆腐块’小文，谁就得请她‘撮’一顿或送点东西‘意思意思’。同时，在人群里行走，你要把眼皮支起来，一旦她看见了你而你却‘眼大露神’没与她打招呼，在人群里对她千恩万谢，让她过够众人‘注目’的瘾，那你可就惹大祸。她会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背后骂你‘白眼狼’没良心，倘若你再寄稿给他，只有到废纸篓里去寻踪了。不但如此，她还会在同仁中极力煽动对你的反感：这样的人纯粹现用现交，以后再来稿子甭理她……从此，这个编辑部便成了‘百慕大三角洲’，你的稿件总是莫名其妙地在这儿消失……”

“还有呢，这个女人心术不正，而且扯‘老婆舌子’。”早就迫不及待的丁抢过话头义愤地说，“她总爱张家长李家短地搬弄是非，在赵女那儿说王女在背后讲她的话不中听，到王女面前又说赵女在人前议论她的话实在不堪入耳，结果搞得大家不和。除此之外，她还‘擅长’打匿名电话，不是向上级领导打小报告说同志们的坏话，就是把本厂的一些小秘密向上反应——当然，她绝非抱着‘治病救人’的良好愿望，而纯粹是搅浑水、惟恐天下不乱，否则她就不会半夜三更打电话或写匿名信挑拨人家夫妻不和了……”

“天哪！这么说我知道的还是贾不足挂齿的‘小丑’？你们说的可有据可查？”甲惊呼道。

“当然，我说的是我朋友亲历的。”

“我讲的是我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当事人既有我的同学也有我的亲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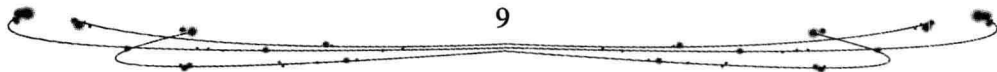
“我所言更非无稽之谈，本人和本人的夫人都是受害者之一，而且她向上级打匿名电话的事前不久已被领导识破了……”

乙、丙、丁毫不含糊地答。甲云：“这么说，咱们选‘美’不成反选出了‘丑’？”

“不，确切点应该说，我们选出的是一位——”丁看看其他三人，甲、乙、丙齐声和道：“丑陋的美女！”

之后，四人各自无趣地散去，因为他们最后也没找出真正“立”得住的美女做理想的“形象代表”……

钟雪灵



一个风花雪月的女人



盼你用一颗年轻的快乐的心，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时光。

经典赠言

从我家这条胡同走出去，走到胡同的尽头便是经销店，它的主人只有一个——柳絮。那时我十七八岁，她四十七八岁。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憔悴，她的身材又瘦小，头发垂在脖子上乱七八糟，像一堆没有理顺的杂草。面色晦暗的脸上有一对小眼睛，牙齿是又黑又黄的四环素牙。

经销店实际上就是一个带窗的铁棚子，靠柳絮一个人经营着，无论三伏天还是三九天，柳絮都要用自行车驼着超出自行车本身的长度或宽度的货物，一点一点很吃力地搬进经销店，有时她背着宽大沉重的货物，腰弯得低于90度，好像货物和她本人就要倾倒在地了，可她每次都能挺着，紧强地挺着，一步一步慢慢地挪，最后总能将就要压倒她的货物搬进经销店。夏天经销店热得像蒸笼；冬天柳絮睡觉时也要带上棉帽子，有时脸冻成冻疮，一块块的褐色在脸上。柳絮待人和气，谁上她那换个零钱，退个东西，或者需要帮什么忙，比如家里的钥匙放在她那里，托她照看一下孩子，她都乐呵呵的，从无怨言也从不翻脸。她整天笑呵呵的，她的笑是真诚的，很容易让人记住。她还会背诵诗词。“更能消，几烟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走过伤心地，你将变得快乐。走过荆棘路，你将变得